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十六回 遭閹割監生命鈍 貶鳳陽奸宦權傾

詩： 朝夕炎涼大不同，謾將青眼覷英雄。  
半世功名渾是夢，幾年汗馬總成空！  
附勢自然生羽翼，肆奸何必說雌雄，  
不如解組歸林下，消遣年華酒數鍾。

說那陳珍，受了那場恥辱，恐怕親族鄰里中有人談笑，也不歸家，也不到館，帶了些盤纏，竟到蘇州虎丘散悶。來得三四個月，金陵有人來報訃信，說印父親與嫡母，雙雙都亡過了。陳珍聽說，自付道：「今番若是回去，怎麼好見那些親戚朋友？便掬盡湘江，也不能洗我前羞！若是不回去，又恐被外人議論。終不然父母雙亡，不去奔喪，可是個做人子的道理？」即便收拾行囊，買下船隻，星夜趕將回來。家中果然停著兩口靈柩，只見左邊牌位上寫著：「先考陳公之位，孝男陳珍奉祀」。陳珍看了，抱住棺材，止不住放聲嚎啕大哭道：「爹爹，孩兒不能夠替你光門耀戶，反累你受了萬千嘔氣，教孩兒今日怎麼想得你了？怎麼哭得你了？」眾親友見他痛哭不住，齊來勸解道：「陳官人，死者不可復生，今日不須悲苦，往事也不必重提，趁你年當少壯，正好努力前程，一來替你老員外老安人爭了生前的氣，二來他在九泉之下，也得雙雙瞑目。」那眾人有慈心的，聽說得悽慘，紛紛都掉下淚來。陳珍轉身又拜謝眾人道：「小姪雖是不才，不能夠與先人爭氣，今日先人亡過，凡事還望眾尊長親目一親目。」眾人道：「惶恐！惶恐！」陳珍便去築下墳塋，揀了日期，把爹媽靈柩殯葬。自此杜門不出，在家苦讀了兩年。

真個光陰迅速，看看守制將滿。一日與母親王氏道：「不瞞母親說，孩兒向年被先生愚弄，做得不老成，費了三四百兩銀子，買得個秀才，不想金石來做對頭，當堂面試，反被他奪了去，只當替他買了。如今孩心飲恨吞聲，苦志勤讀，兩年不出門，書句出看得有些透徹，文章到也做得有些意思。目今守制將滿，孩兒要把身下住的這間祖房，將來變賣了幾百銀子，再收拾些盤纏，帶了母親媳婦，進京納監。明日若掙得一頂小小紗帽，一來不負孟母三遷之教，一來不枉爹爹生前指望一場。」王氏道：「孩兒，你既指望耀祖榮親，這也任你主張。只恐又像向年，做得不甚好看。那時再轉回來，卻也難見江東父老。」陳珍道：「母親，古人去『男子志在四方』。孩兒這回若到得京中，指望要發科發甲，衣紫腰金，卻不能夠，若要一個小小紗帽，不是在母親跟前誇口說，就如甕中捉鱉，手到擒來。」王氏見陳珍說得嘴硬，只得依著他。陳珍就把房屋賣了五六百兩銀子，零零碎碎，把家中代物又典賣了六七百兩，共約有千金餘數。揀了好日，拜辭故鄉親友，即便起程。眾親友曉得他進京納監，都來整酒餞行，紛紛議論道：「看他這遭進京，定弄個前程回來，要和金秀才做場頭敵哩！」

那陳珍帶了母親妻子，逢山玩景，一路游衍，直至三個月，才到得京師。先去納了監，就在監前賃下一間房屋居住不提。卻說此時，正是東廠太監魏忠賢當權的時節。京師中有人提起一個魏字兒，動不動拿去減了一尺。那魏太監的威勢，就如山嶽一般，那個敢去推動分毫。一應官員上的奏本，都在他手裡經過。若是裡面帶說個「魏」字，不管在京的出京的，他就假傳一道聖旨，立時拿回處死。因此不論文臣武職，身在矮簷下，豈敢不低頭，只得都來趨附他的炎勢。不上一二年，門下拜了百多個乾兒子。那第一個，你道是誰？姓崔名呈秀，官任江西道御史。這崔呈秀，自拜魏太監做了乾爺，時常去浸潤他。魏太監見他百般浸潤，著實滿心歡喜，便與別個乾兒子看待不同，有事就著他走去商議。兩個表裡為奸，通同作祟，要動手一個官兒，竟也不要講起，猶鼓洪爐於燎毛，傾泰山於壓卵，這般容易。

一日，是魏太監的生辰。崔呈秀備下無數稀奇禮物，繡一件五彩蟒衣，送與魏太監上壽。魏太監看了那些禮物，便對崔呈秀道：「崔兒，生受了你這一片好心，怎的不留些在家與媳婦們享用？都拿來送與咱爺。」崔呈秀道：「今日殿爺壽誕，孩兒們便剖腹剜心，也不能盡孝，怎惜得這些許微物。」魏太監道：「這五彩的是甚麼物件？」崔呈秀道：「是一件蟒衣，兒媳婦與孫媳婦在家繡了半年，特送殿爺上壽的。」魏太監道：「好一件蟒衣，只是難為了媳婦們半年工夫。怕咱爺消受不起哩！」便接過手仔細一看，道：「崔兒，怎的這兩隻袖子，就有許多大哩！」崔呈秀笑道：「袖大些，願殿爺好裝權柄！」魏太監笑了一聲，便吩咐孩子們都收下罷。崔呈秀道：「殿爺，這幾日覺得清減了些？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你不知道麼。近日為起陵工，那些官兒，甚是絮煩。你一本，我一本，你道哪一個不要在咱爺眼裡瞧將過去？那一件不要在咱爺手裡抓將出來？晝夜討不得個自在，辛苦得緊哩！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，陵工雖係重務，貴體還宜保全！何不著幾個孩兒們進來，替殿爺分理一分理？」魏太監道：「咱爺常是這樣想，只是那些眾孩兒們，如今還吃著天啟爺家棒糧，教咱爺難開著口哩！咱爺倒想得一個好見識，卻是又難出口。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權握當朝，鬼神欽伏，威令一出，誰敢不從？有甚麼難出口處？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講得有理。咱爺思量要把那些有才學的，監生也使得，生員也使得，選這樣二三十名，著他到咱爺裡面效些勞兒，倒也便當。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見識最高，只恐出入不便。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這個極易處的事，一個個都著他把雞疔割了進來就是。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，恐那些生員和監生，老大了閹割，活不長久哩！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你不知道。咱爺當初也是老大了閹割的，倒也不傷性命。只是一件，那有妻小的卻也熬不過些。」這崔呈秀欣然領諾。辭了魏太監出來，一壁廂吩咐國子監考送在京監生二十名，一壁廂吩咐儒學教授，考選生員二十名，盡行閹割，送上東廠魏爺收用。你看那些別省來坐監的監生，聽說是要閹割了送與魏太監，一個個驚得魂飛魄散，星夜逃去了一大半。

卻說陳珍是個小膽的，聽見這個風聲，便與母親計議道：「孩兒把指望挈家到京，做個久長之計，怎知東廠魏公，要選二十名監生，二十名生員，都要閹割進去。孩兒想將起來，一個人閹割了，莫說別樣，話也說不響，還要指望做甚麼前程？不如及早趁他還未考選，且出京去尋個所在，躲過了這件事，待他考選過了，再進京來，卻不是好？」王氏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若選了去，莫說你的性命難保，教我姑媳二人，倚靠著誰？快連夜早早收拾出京便好。」噫！這正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陳珍帶得家小出京，不上一月，那王氏母親不服水土而亡。他便帶了妻小，攜了母親靈柩，回到金陵，與父親嫡母合葬不題。

說那崔呈秀，考選了二十名生員，二十名監生，閹割停當，兩三日內，倒死了一二十。崔呈秀便把那些帶死帶活的，都送與魏太監。這魏太監一個個考選過，畢竟是生員比監生通得些。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我二十名監生，還抵不得十個生員的肚量。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，這也難怪他，原是各省風俗，那通得的，都思量去討個正路前程出身，是這樣胡亂的，才來納監。」魏太監道：「教那朝廷家，明日那裡來這許多胡亂的紗帽？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還不知道，這都是選來上等有才學的，還有那一竅不通的，南北兩監，算來足有幾千。」魏太監笑道：「這也莫怪他，虧殺那一竅不通，留得個雞疔完全哩！崔兒，咱爺雖有百多個乾兒子，哪個如得你這般孝順，做來的事，件件都遂著咱爺意的。」崔呈秀便道：「前日孩兒鑄一個金便壺，送上殿爺，還中用得麼？」魏太監笑道：「若不是崔兒講起，咱爺險些兒到忘懷了！怎麼一個撒溺的東西，也把崔呈秀三字鑄在上面，可不把名兒污穢了？」崔呈秀道：「孩兒只要殿爺中意，即便心下喜歡，就再污穢些何妨！」魏太監拍手大笑道：「好一個體意的崔兒！好一個體意的崔兒！咱爺便是親生了一個孩兒，也沒有你這樣孝順！」崔呈秀道：「如今十三省百姓誦殿爺功德，替殿爺建立生祠，可知道麼？」魏太監道：「這個咱爺到沒有知道，甚麼叫做生祠？」崔呈秀道：「把殿爺塑了一個生像，那些百姓朝夕焚香頂禮，願殿爺與天同壽！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這個使不得！如今咱爺正待做些大事，莫要折殺了咱爺，到與地同壽哩！」便呵呵笑了一聲，又道：「崔兒，既是十三省百姓誦咱爺功德，替咱爺建立生祠，也是難得的，莫要阻他的好意。只是一件，那河間府，千萬要傳一道文書去，教他莫替咱爺建吧！」崔呈秀道：「殿爺，這卻怎麼說？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你不知道，咱爺當初未遇的時節，曾在那肅寧地方，做了些卑陋的事兒，好酒貪花，賭錢玩耍，無所不至。那裡人一個個都是認得咱爺的。明日若建了生祠，不是留芳百世，到

是遺臭萬年了。」崔呈秀道：「偏是那裡百姓感誦得殿爺多哩！」魏太監笑道：「這等講，也憑他建吧！」

這魏太監見各省替他建了生祠，威權愈熾。從天啟二三年起，不知害了多少官員，那周、楊、左、萬一班大臣，被他今日弄死一個，明日弄死一年，看看滿朝廷上，都是些魏黨。這也是魏太監氣數將終，該退運來。不想天啟爺做得七年皇帝，就崩了駕，他便日夜酌量，欲圖大事，與崔呈秀眾乾兒子商議道：「眾孩兒，如今聖駕賓天，既無太子，信王居於外府，尚未得知，咱爺的意兒，欲效那曹操代漢，眾孩兒議論如何？」崔呈秀道：「如今聖駕賓天，威權正在殿爺掌握，這大位正該殿爺坐。殿爺若不坐，終不然教孩兒們去坐了不成？」魏太監道：「崔兒，這也講得是。又有一件，你道古來也曾有宦官坐天下的麼？」崔呈秀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那曹操就是曹節之後。」魏太監喜道：「崔兒講得是，咱爺到忘懷了！這樣看起來，不怕大事不在咱爺了。」

誰知崇禎聖上即位，十分聰慧，滿朝中玉潔冰清，狐潛鼠遁，怎容得閹宦當權，傷殘臣宰，荼毒生靈！把他逐出大內，貶到鳳陽。那些科道官，見聖人貶了他，就如眾虎攢羊，你也是一本，我也是一本，個個都彈劾著魏忠賢的。崔呈秀一班乾兒子，削職的削職，逃躲的逃躲，那些魏黨的官員，盡皆星散。魏太監曉得禍機竊發，便與眾孩子們道：「咱爺只指望坐了大位，與你眾孩子們同享些富貴，怎知當今聖上十分憐俐，把咱爺貶到鳳陽，你眾孩子們可曉得古人講得好：『大廈將傾，一木怎支』。快快收拾行囊，只把那隨身細軟的金銀寶器，各帶些兒做了盤纏，隨咱爺連夜回到鳳陽，別尋個生路兒吧！」

眾孩子紛紛垂淚道：「當初殿爺當權，眾孩子們何等喧赫，如今殿爺被逐，眾孩子那裡去奔投生路？」魏太監道：「事已到此，不必重提！咱爺想起古來多少欲圖大事竊重權的豪傑，至今安在？這也是咱爺今日氣數將絕，你眾孩子們也莫要啼哭，只是早早收拾行囊，還好留個吃飯傢伙在頸上吧！」眾孩子聽說，不敢遲滯，即便去打點行程。這魏太監星夜逃出京城，來到密雲地方，忽聽報子來說：「聖上差五城兵馬洶湧追來，要捉爺回京取斬哩！」魏太監垂淚道：「我那孝順的崔兒，卻往那裡去了？」報子道：「那崔呈秀先已縊死了！」魏太監便把胸前敲了幾下，仰天叫了幾聲「崔兒。」他也曉得風聲不好，連夜尋了一個客店，悄悄服毒而亡。眾孩子各各四散逃生。那五城兵馬追到密雲，見魏太監服毒身死，星夜回京復旨不提。噫！正是：

人生枉作千年計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後人以詞諷云：

滿庭芳